生命是一场场告别。再不舍的至亲，你和他的缘分也不过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告别之后，我们更需要静静地想一想，未来将带着什么独自远行。在这些名人忆至亲的文章(标题为编者另加)中，或许就藏着些许答案。比如老舍忆母亲，说到母亲给自己的生命教育；蒋雯丽忆姥爷，提及姥爷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朴实话语“多帮人做好事，你就会越长越美丽”。

——编者的话

◀电影《我们天上见》剧照。这部电影是蒋雯丽的导演处女作，用镜头纪念陪伴自己成长的姥爷。

# 告别之后，我们带着什么独自远行

这些名人为逝去的至亲留下了怎样的纪念文字(下)

## 离山愈远，这座山峰愈会增高

冰心

摘自冰心《回忆母亲》。冰心称她的母亲是“世界上最好母亲中的最好一个。”这篇散文就是冰心写给于1930年告别人世的母亲的。

亲爱的小朋友：

昨夜还看见新月，今晨起来，却又是浓阴的天！空山万静，我生起一盆炭火，掩上斋门，在窗前桌上，供上腊梅一枝，名香一炷，清茶一碗，自己扶头默坐，细细地来忆念我的母亲。

今天是旧历腊八，从前是我的母亲忆念她的母亲的日子，如今竟轮到我了。

母亲逝世，今天整整13年了，年年此日，我总是出外排遣，不敢任自己哀情的奔放。今天却要凭着“冷”与“静”，来细细地忆念我至爱的母亲。

13年以来，母亲的音容渐远渐淡，我是如同从最高峰上，缓步下山，但每一驻足回望，只觉得山势愈巍峨，山容愈静穆，我知道我离山愈远，而这座山峰，愈会无限度的增高的。

激荡的悲怀，渐归平静，十几年来涉世较深，阅人更众，我深深地觉得我敬爱她，不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，实在因为她是我平生所遇到的，最卓越的人格。

她一生多病，而身体上的疾病，并不曾影响她心灵的健康。她一生好静，而她常是她周围一切欢笑与热闹的发动者。她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，而她能欣赏旧文学，接受新思想，她一生没有过多余的财产，而她能急人之急，周老济贫。她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独女，而嫁后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，能敬上怜下，得每一个人的敬爱。在家庭布置上，她喜欢整齐精美，而精美中并不显出骄奢。在家人衣着上，她喜欢素淡质朴，而质朴里并不显出寒酸。她对子女婢仆，从没有过疾言厉色，而一家人都翕然地敬重她的言词。她一生在我们中间，真如父亲所说的，是“清风入座，明月当头”，这是何等有修养，能包容的伟大的人格呵！

十几年来，母亲永恒的生活在我们的忆念之中。我们一家团聚，或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，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，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，但我们彼此晓得，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，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。

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，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，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，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，也想起她——假如母亲尚在，和我们一同欣赏，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?要下怎样精确的批评？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，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，我们爱惜她的身体，抗战以来的逃难，逃警报，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，她脆弱的身躯，决受不了这样的奔波与惊恐，反因着她的早逝，而感谢上天。但我们也想到，假如母亲尚在，不知她要怎样热烈，怎样兴奋，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——但这一切，现在都谈不到了。

在我一生中，母亲是最用精神来慰励我的一个人，十几年“教师”“主妇”“母亲”的生活中，我也就常用我的精神去慰励别人。而在我自己疲倦，烦躁，颓丧的时候，心灵上就会感到无边的迷惘与空虚！我想：假如母亲尚在，纵使我不发一言，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，伏在她的肩上，闭目宁神在她轻轻地摩抚中，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，我就能再有勇气，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，但是：13年来这种空虚，竟无法填满了，悲哀，失母的悲哀呵！

一朵梅花，无声地落在桌上。香尽，茶凉！炭火也烧成了灰，我只觉得心头起栗，站起来推窗外望，一片迷茫，原来雾更大了！

雾点凝聚在松枝上。千百棵松树，千万条的松针尖上，挑着千万颗晶莹的泪珠……

恕我不往下写吧，——有母亲的小朋友，愿你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。没有母亲的小朋友，愿你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！

你的朋友冰心 1943年1月3日

## 阅尽荣枯，从此红尘看破盼来世，再续姻缘

饶平如

摘自饶平如《平如美棠》。87岁时，饶平如的妻子美棠去世。此后有半年时间，他无以排遣，每日睡前醒后，都是难过，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、结婚的地方，到处坐坐看看，聊以安慰。后来他终于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，用一本图文并茂的《平如美棠》亲手构建和存留下家庭记忆，也记录下中国人美好的精神世界。

美棠初病时，有时讲话前言不着后语，有时则显得不通情理，性情乖僻。我总以为那是老年人性格上的变化，不足为怪。直到有一天，她躺在床上对我说：“去拿把剪刀来，这被子太大了，我要把它剪小一点。”我方才大吃一惊：她是真的糊涂了。也是那一霎那，我心里觉得一种几十年分离也从未有过的孤独。

一天晚上，美棠突然说她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。家附近没有，我就骑车去更远的地方买。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她枕边时，她又不吃了。我那时年已八十七，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，明知其时母亲说的话已经糊涂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，她嘱我做的事我竟不能依她。

二〇〇八年早春，美棠病情日趋严重，终于入院治疗。医嘱须进行血液透析，但她不肯配合治疗，两腿时时要跷起来，致血透无法进行。女婿张伟德回家去找来一块上好的红木板，又把外面以毛巾层层包裹后盖在美棠膝盖上，这样她才安静下来。

美棠病重后，精神很差，终日昏睡，有时醒来，思维也很混乱，会把身上插的针管全都拔掉，非常危险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关照护工晚间要用纱布把她的手固定在床侧的栏杆上。每当我们探视完毕，刚刚离开病房，就听见美棠的喊声：“莫绑我呀！莫绑我呀！”闻之心如刀割。

美棠晚年听力本已减退，平时依靠助听器。到了病重不再使用助听器，我便多用文字与图画与她交流。有时她看了以后，似能有所反应。

有一天，正当韻鸿陪在她身边时候，美棠忽然醒来，又好似得一刻清醒。她对女儿说：“你要好好照顾你爸爸啊！”说罢便昏昏睡去。

二〇〇八年二月六日，是那一年的除夕。孩子们商量着把母亲接回家过春节。顺曾提前向医院里借了小床。小年夜那天，我们带她回家。乐曾把小床架在他的大床之上，床侧支起衣架和晾衣杆，挂满了她的针管。夜里他就睡在母亲的病床旁。我们和她一起在家过了春节，她仍是昏睡或是意识不清地吵闹。情况不好，年初八，也只能把她送回医院治疗。我们曾经一起度过那么多相聚时圆满的与离别时期待的节日，从未想过会终有一个最后。

三月十九日上午，我到医院去看美棠，韻鸿在旁。约十点，忽来了一群医护人员对她施行抢救。起初她的眼睛闭着，后来偶然睁开，看了一会儿，也许看见了人群后的我。我见她右眼眶渐渐变得湿润，缓缓淌下一滴眼泪挂在眼角。几秒钟后，她又合上眼睛不省人事，任凭人们摆布。

十一时许，我见她安静地睡了，便先回家休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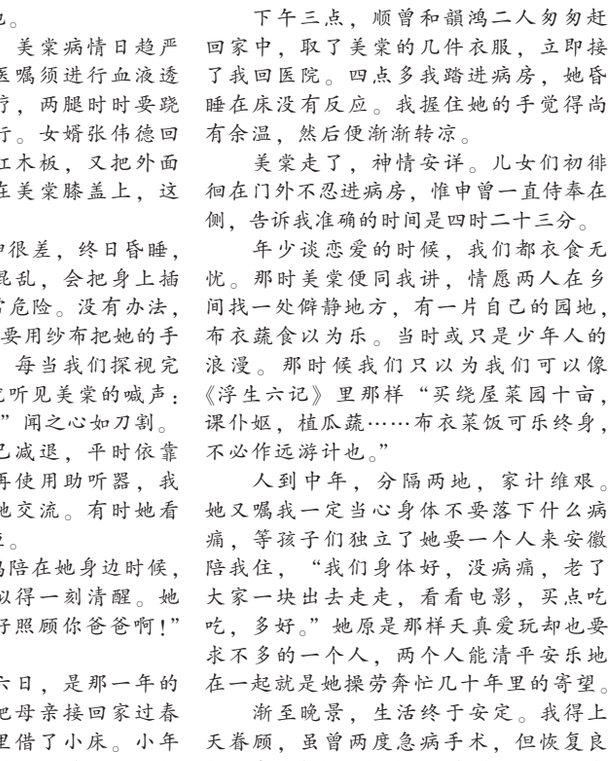
下午三点，顺曾和韻鸿二人匆匆赶回家中，取了美棠的几件衣服，立即接了我回医院。四点多我踏进病房，她昏睡在床没有反应。我握住她的手觉得尚有余温，然后便渐渐转凉。

美棠走了，神情安详。儿女们初徘徊在门外不忍进病房，惟申曾一直侍奉在侧，告诉我准确的时间是四时二十三分。

年少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都衣食无忧。那时美棠便同我讲，情愿两人在乡间找一处僻静地方，有一片自己的园地，布衣蔬食以为乐。当时或只是少年人的浪漫。那时候我们只以为我们可以像《浮生六记》里那样“买绕屋菜园十亩，课仆姬，植瓜蔬……布衣菜饭可乐终身，不必作远游计也。”

人到中年，分隔两地，家计维艰。她又嘱我一定当心身体不要落下什么病痛，等孩子们独立了她要一个人来安徽陪我住，“我们身体好，没病痛，老了大家一块出去走走，看看电影，买点吃吃，多好。”她原是那样天真爱玩却也要求不多的一个人，两个人能清平安乐地在一起就是她操劳奔忙几十年里的寄望。

渐至晚景，生活终于安定。我得上天眷顾，虽曾两度急病手术，但恢复良好，身长康健。美棠自己却落下病痛，多年为肾病所累，食多忌口，行动亦不便。她对生活那样简单的想往，竟终不得实现，他生未卜此生休，徒叹奈何奈何。



▶《平如美棠》内页。在这本书中，饶平如画下自己与妻子美棠的点滴故事，记录下中国人美好的精神世界。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）

## 母亲给我生命的教育

老舍

摘自老舍《我的母亲》。老舍自幼丧父，由母亲独自带大，和母亲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。这篇散文是老舍1943年为纪念逝去的母亲而写的，质朴无华、情真意切。

父亲死在庚子闹“拳”的那一年。联军入城，挨家搜索财物鸡鸭，我们被搜过两次。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，等着“鬼子”进门，街门是开着的。“鬼子”进门，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，而后入室搜索。他们走后，母亲把破衣箱搬起，才发现了我。假若箱子不空，我早就被压死了。皇上跑了，丈夫死了，鬼子来了，满城是血光火焰，可是母亲不怕，她要在刺刀下，饥荒中，保护着儿女。北平有多少变乱啊，有时候兵变了，街市整条的烧起，火团落在我们的院中。有时候内战了，城门紧闭，铺店关门，昼夜响着枪炮。这惊恐，这紧张，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，儿女安全的顾虑，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？可是，在这种时候，母亲的心横起来，她不慌不哭，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。她的泪会往心中落！这点软而硬的个性，也传给了我。我对一切人与事，都取和平的态度，把吃亏看作当然的。但是，在作人上，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，什么事都可以将就，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。我怕见生人，怕办杂事，怕出头露面；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，我便不敢不去，正像我的母亲。从私塾到小学，到中学，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，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，也有毫无影响的，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，把性格传给我的，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并不识字，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。

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，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，好帮助母亲。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，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。可是，我也愿意升学。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——制服，饭食，书籍，宿处，都由学校供给。只有这样，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。入学，要交十圆的保证金。这是一笔巨款！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，把这巨款筹到，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。她不辞劳苦，只要儿子有出息。当我由师范毕业，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，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。我只说了句：“以后，您可以歇一歇了！”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。我入学之后，三姐结了婚。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，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，她应当偏爱三姐，因为自父亲死后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。三姐是母亲的右手。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，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。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，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，脸上没有血色——那是阴历四月，天气很暖。大家都怕她晕过去。可是，她挣扎着，咬着嘴唇，手扶着门框，看花轿徐徐的走去。不久，姑母死了。三姐已出嫁，哥哥不在家，我又住学校，家中只剩母亲自己。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，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。新年到了，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，不许过旧年。除夕，我请了两小时的假。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。母亲笑了。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，她愣住了。半天，她才叹出一口气来。到我该走的时候，她递给我一些花生，“去吧，小子！”街上是那么热闹，我却什么也没看见，泪遮迷了我的眼。今天，泪又遮住了我的眼，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。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，她已入了土！

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，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。我二十三岁，母亲要我结了婚，我不要。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，老母含泪点了头。我爱母亲，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。时代使我成为逆子。二十七岁，我上了英国。为了自己，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。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，我还远在异域。那天，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，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，很早的便睡下。她想念她的幼子，而不便说出来。

七七抗战后，我由济南逃出来。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。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。母亲怎样想念我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可是我不能回去。每逢接到家信，我总不敢马上折看，我怕，怕，怕，怕有那不详的消息。人，即使活到八九十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有母亲的人，心里是安定的。我怕，怕，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，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。

去年一年，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。我疑虑，害怕。我想象得到，若不是不幸，家中念我流亡孤苦，或不忍相告。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，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，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。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，使我不再疑虑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，我接到家信。我不敢拆读。就寝前，我拆开信，母亲已去世一年了！

生命是母亲给我的。我之能长大成人，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。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，是母亲感化的。我的性格，习惯，是母亲传给的。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，临死还吃的是粗粮。唉！还说什么呢？心痛！心痛！

## 他扶持我长大，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

蒋雯丽

摘自蒋雯丽《姥爷》。蒋雯丽与姥爷有着很深的感情。她曾以导演、编剧的身份完成导演处女作、自传式电影《我们天上见》，用镜头纪念陪伴自己成长的姥爷。几年后，又在电影《我们天上见》剧本的基础上添加诸多生活细节完成了首部自传体随笔作品集《姥爷》，讲述上个世纪70年代，自己与姥爷相依为命的童年生活。

童年像一个梦，看着阳光的影子从屋子的这边走到那边，听着树叶婆娑的声响，看着雨水从屋檐上倾泄如注，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，还觉得时间走得好慢，恨不得自己插着翅膀飞着长大。

我是跟着我的姥爷长大的，姥爷比我年长80岁。

姥爷个子不高，偏瘦，象征性地拄个拐杖在前面走；我个子也不高，麻秆一样瘦，晃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。

我们一前一后地去买菜，姥爷提起菜蓝子，忘了拐杖，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。

我们一前一后地去捞鱼虫，去领工资，去糖果店，去理发、洗澡，甚至上厕所都一起去，谁先出来谁在外面等着。

姥爷最常跟我说的话就是：

人家敬你一尺，你要敬人家一丈。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多帮人做好事，你就会越长越美丽。

每个女孩子都希望自己美丽，姥爷用他朴实的语言告诉我：相由心生。只有心灵美了，外表才会越来越美。为此，每天放了学，书包一扔，我就飞奔到隔壁小脚张奶奶家，张奶奶一个人住，又是三寸金莲，一步三摇，一桶水提到家洒了半桶。从此，张奶奶的水缸就由我负责了，天天都是满的。

现在想想，姥爷真会教育孩子。

如果他说：去帮张奶奶提水。

我一定会说：我累了。

可是，姥爷却说：多帮人做好事，你就会越长越美丽。

结果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我每天提完水都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变化。

孩子就是孩子，纯净如水。

我记得小时候的好多声音，现在都听不到了，火车没几分钟就从我家的窗后过去，震得窗户哗哗的响声；磨剪子的吆喝声；弹棉花的，卖米酒的，知了的，蛐蛐的叫声，其实把这些声音收进来，已经很让现在的孩子们羡慕了，因为现在打开窗户，除了汽车声，就是装修声。

其实，我要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姥爷和我，一个九十岁，一个七八岁，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他扶持我长大，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。一个生命像小树一样，渐渐地长高，长壮实，一个生命却像一棵老树，慢慢地倒下了，无声无息。

我自己现在也有了孩子，有时候，看着他在我的身边睡着了，那天使一般的面容，心里对他涌起无限的爱。我就会想，姥爷那时看我，也是这样的吧。

我想把这种爱，这种生命传承的爱写出来。

也想把那时候我们的生活，我周围的人的生活写出来。

那时，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静止的。

现在，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梭的。